

论清末民初蒙古族词人三多的词与词风

李桔松

内容提要： 三多作为晚清民初词人，有《粉云庵词》传世。其词先师王廷鼎，所以有“浙西”之味；又入谭献之门，浸染“常州”作词之旨。后又取径稼轩。除此之外，三多还是纳兰性德的忠实信徒。由于转益多师，三多广泛吸取前人的填词经验，形成了自己风流婉媚并爽快豪迈的词风。

关键词： 三多 《粉云庵词》 风流婉媚 爽快豪迈

三多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是活跃文坛的诗人、词人。以往学界多关注其《可园诗抄》，认为三多是近代以来继延清后最有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①而其《粉云庵词》的价值则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三多同时是晚清词坛屈指可数的词人。

三多(1871-1941)，号六桥，晚年又号鹿樵^②，钟木依氏，蒙古正白旗杭州驻防。三多历任浙江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议、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民国后任盛京副都统、金州副都统、华工事务局总裁、铨叙局局长。南京政府成立，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谘议。有《可园诗抄》《粉云庵词》《柳营谣》等行世。《粉云庵词》共收词204首，生前未刊行。1930年，三多选择部分作品，署名纳兰三多发表于《东北丛刊》。三多死后，三多门人董毓舒等将三多《粉云庵词》并附《柳营谣》及《可园诗抄》第七卷合成一册，于1942年刊行^③。

三多自幼生长于杭州旗营中。杭州旗营为杭州城中城，而杭州自古即是人文荟萃之地，所以杭州旗营中诸人无不受到浙地文化熏染。三多先拜王廷鼎为师，后事俞樾，所以其词有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② 三多在生活中用“鹿樵”为号的实例较为罕见。只在玉并《香珊瑚馆悼词》中，何振岱用此号指称“三多”，民国刻本。陈玉堂：《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 晚清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称“鹿翁”，不确切。

③ 三多：《粉云庵词》，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郑孝胥题写封面。本文引用皆出此本的馆藏微缩胶卷，下文不再另注。

“浙西”之味；后又入谭献之门，浸染“常州”作词之旨。除此之外，三多还取径稼轩，并在中后期崇慕纳兰性德。由于转益多师，三多广泛吸取前人的填词经验，形成了自己风流婉媚又兼具豪迈的词风。正如冒广生评：“其词旨之美合屯田稼轩为一手，饮水再世，世无间言。”（《粉云庵词》“序”）平心而论，三多词多写闺情艳事，且有些作品有曲化的趋向，但瑕不掩瑜。樊增祥曾评价云：“忆云（莲生）麋月（复堂），合教鼎足钱塘”（《粉云庵词》“题词”）虽有夸张，但作为晚清词坛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词人，三多词作的价值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浙西词”、“常州词”对三多词风的影响

三多少年时期由其父引荐拜王廷鼎为师，而王廷鼎问学于俞樾，所以王廷鼎、三多都是承袭俞樾词风。俞樾在诂经精舍任教期间与浙西词派的杜文澜等人交往密切，所以词作受“浙西词派”影响。俞樾提倡“温柔敦厚”的词风，亦以纠“浙西”之弊为目的。谭献记：“六桥都尉，（珂谨按：即三副都统多）学于梦薇，倚声乃冰寒于水。（篋中词）”^①指明王廷鼎词风切近南宋，而三多词尽得南宋风流，且更柔弱婉媚。三多词有：“调衍青莲，声偷白石，说甚梦窗叟”（《摸鱼儿·题徐中可珂纯飞馆添词图》），虽是题咏徐珂之作，但俞樾在词集序言中特指此句曰：“殆其自道语乎？”可见俞樾认同三多的词风乃为“浙西”一脉。

俞樾为三多《粉云庵词》所作序言又云：

六桥性情中逸，举止娴雅，一望而知秦七黄九门径中人。其于诗宜，其于词更宜，婉媚深窈，读之意消，殆所谓辞情兼胜者乎？

将三多纳入“秦七黄九”门中，与之前的评价又相矛盾。这是由于三多在向俞樾和王廷鼎学习作词之法后，又自己找寻到适合自己的词学风格进行模仿学习之故。从俞樾评论可知，三多先是入浙西词“醇雅”之门，后又学习了秦观、黄庭坚婉媚香艳的风貌。

王廷鼎在光绪十八年（1892）离世后，三多入谭献门下，同谭献门下的徐仲可、赵伯英共同校刊了周济著、谭献评的《周氏止庵词辨》《周氏止庵介存斋论词杂著》。谭献融合了“常州派”词学中“比兴寄托”之要旨，以挽“浙西派”之短订恶习。他标举“柔厚”，即词作要有柔媚婉约之格调，又兼笃实温厚之情感，这同俞樾所倡“温柔敦厚”不谋而合。王易《词曲史》就将他们都归入一类，称“皆浙西之变也”^②。三多词根底在“浙西”，极易入谭献之门，他也努力在其

^① 谭献辑《清词一千首 篋中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

^② 王易：《词曲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原本的词风之上表现出比兴之旨,而这种努力却由于自身学年尚浅,力有不逮,极力为之则使词作缺乏内在的“真诚”。以三多作《昭君怨·晓游》一词为例:

新霁落花春曙,骄马一鞭何处?纵辔踏芳洲,绕红楼。帘里有人如玉,帘外有人惨绿。相见正无因,卷帘嘏。

此词记述了三多自己春游踏青之事,用字秾丽。词中将谭献《蝶恋花》:“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下马门前人似玉,一听班骓,便倚栏干曲”巧妙嵌入词中,所以乍看之下词风与谭献颇有相近之处,细品仍是不同。王国维曾用“寄兴深微”^①评价谭献词,虽然谭献词艳,但却有寄托、有境界,从这一点来看,三多词相较则逊色许多。“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有艳语,终有品格。”^②所以艳词并不是不可做,而是要有深厚的学养和内心的感兴,欧阳修、秦观词是,谭献词亦是,所以为高。三多词中惟缺一“真”。谭献评此词曰:“三河年少,风流自赏”^③,可谓切中要害。

三多《红情·自题苏堤试马图》一词也是描写自己出游踏青之事,与前举《昭君怨》所写内容相近,一为记事,一为题画。此词风格较之更加明丽轻快,风流潇洒:

一鞭得得。向柳丝乡去,杏花村人。翠绕红围,团住吟魂怎生出。多谢联翩凤子,紧随着,玉鞞金勒。导我访,有个当垆,还在跨虹北。需惜好春色。胜骑鹿听箫,坐牛吹笛。里人都识,斜照归来帽微侧。驴背清凉,居士应暗美,者般标格,莫更问,麟阁上,画行何日。

冒广生论此词曰:“春秋佳日,骑款段马,沿西子湖行,垂髫俊童携酒榼尾之,轻裘缓带,与柳丝花片相掩映,真浊世之翩翩者也。其《自题苏堤试马图·暗香》一词,不啻颊上添毫,栩栩活矣。”^④冒广生在《粉云庵词》序中回忆:“往闻人言,杭州盛时,钱塘江干江山船雁形排列,每日暮,船山桐严妹开窗理镜,发香如云。六桥鲜衣怒马,驰骤往来,桐严妹争致殷勤,冀得一盼。”^⑤这段描写,很容易同《世说新语》中潘安的描写联系到一起:“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三多:《粉云庵词》“自注”。

④ 冒广生:《小三吾亭诗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730页。

⑤ 冒广生:《粉云庵词》“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微缩胶卷。

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①三多正是通过此词鲜活描画出自己的闲逸生活和风流自赏的心态,所以樊增祥亦评此词是“身人画景”^②。三多将自己塑造成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在杏花春雨的天气去寻找人们口中所传的“当垆西施”,虽格调不高,但符合当时文人的审美心理。下阕表意更加露骨,不仅直接称赞自己风姿潇洒,还用“麟阁”之典说自己功成名就指日可待,虽可用年少轻狂为其开脱,但可窥见少年时期三多的心性。

三多后期还喜作淫词艳语,如《沁园春·纪遇》等,直入郑卫之声。顾宪融的《无师自通 填词百法》中亦评“若如三六桥之‘月白单衫熏北麝,水红双履绣南蝴’等非不工巧,而格斯下矣。”^③

但三多也有意境醇美雅致之词,如《绿意》一词就值得玩味:

非珠不玉。甚彩光一片,流照如烛。启了窗棂,卷上帘拢,寻到画阑杆曲。方晖恰可中庭印,飞白写、几竿修竹。更拂墙、花影无声,疑是凌波芳躅。钩起年时往事,水边悄,看著纤手亲掬。同样清宵,依约黄昏,冷煞琴台箫局。凝眸半晌遥相忆,怕此际、渠依幽独。等恁时、双拜琼楼,多谢绮绿重续。

此词风格醇雅,意境清新。上阕描写月光皎洁,竹影似飞白书印于庭院之中,源于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之句,而“更拂墙、花影无声”是借用“云破月来花弄影”之意。后半阙中“凝眸半晌遥相忆,怕此际、渠依幽独”亦有“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之味道。整篇看来,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情景交融,有“屯田家法”之妙。此词意境清空婉约,所以谭献评语“清绮”^④。在冒广生和夏孙桐的序言中不谋而合都将三多词比作柳屯田之词,以此词来看,不是虚言。

此词同时也透露出三多作词手法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取用前人词意词句来抒发自我感情。如果说《月夜》中表现手法算为隐晦,《虞美人·题晓妆图》中“熏笼未灭灯初熄,那个将莺打?隔帘埋怨这般声,偏是今朝偏早叫人醒”,同毛文锡《喜迁莺》中“碧纱窗晓怕闻声,惊破鸳鸯暖”是何其相似。《朝中措·自题小影》中“除却醉乡广大,更寻底处容身”,明显是化用秦观词《醉乡春·题海棠轿祝生家》中“醉乡广大人间小”句。所以郝幼权曾回忆三多词“内有用宋人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此种用他句植己作,或为辘轳体,然非天衣无缝,了无痕迹

① 刘义庆编撰、徐震堃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5页。

② 三多:《粉云庵词》“自注”。

③ 顾宪融编纂《无师自通 填词百法》(上册),上海:上海中原书局,1931年,第21页。

④ 三多:《粉云庵词》“自注”。

为佳。多六桥用宋人句，十分熨贴，亦‘作手’也。”^①

三多对辛弃疾词的学习和借鉴

三多家族世代簪缨：“勋胄钟木依，世世衣着绯”^②。三多在诗中也写道“御屏三世荷题名”^③，并自注曰：“先叔祖、先父皆记名副都统”（《权镇归化城谢恩恭纪》），到三多任副都统时，皇家恩泽已承三代。三多自幼习骑射，学兵法，一直以承袭家族荣耀为己任。所以在三多的词作中，可以看到其勇武豪壮的一面。

三多早期接触和学习的是南宋词人蒋捷。其《浪淘沙·重九夜雨》中“忽逢天外雨萧萧。这个声儿都够了，还有芭蕉”、“不是今宵犹怕听，何况今宵”，明显是化用蒋捷《虞美人·听雨》“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并《一剪梅·舟过吴江》“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之意境。另外，在其《虞美人·题晓妆图》后即有洪未丹评曰“神似竹山”^④，同时樊增祥也评说其《霜天晓角》词“绝似蒋竹山”。^⑤虽然蒋捷词风格多样，但是他的主体词风还是浸透着“苏辛诗人词的色彩”^⑥。三多从蒋捷词入手，加之其人生阅历的增加，胸襟和视野的扩大，有些词作便从婉媚的词风中跳脱出来，带有了苏辛词爽快豪迈的风格。

三多《金缕曲·渡宣化洋河》一词，是其被任命为归化城副都统后，北上途经张家口所作，已趋近“苏辛”词风：

水势来天上。挟泥沙，浩如海倒。浑疑潮长。手拔宝刀挥不断，又似黄河闸放。且休度，苍茫一望。仿佛淮阴征战处，演当年决壅军声壮。平地起，峭波浪。朝宗要有能容量。且兼涵，飞泉万道，奔流万丈。济利岂凭帆布力，忠信自应无恙。扶轴去，将军为舫。转惜观涛黄仲则，未追随、这里同高唱（黄仲则曾客山西）。出险否，问亭长。

此词境界开阔，开阖有致，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情绪。经过多年等待和经营，三多终于谋得一个理想的官职。词中用韩信、项羽的典故，借古喻今，三多有心与之相比，雄姿英发之态跃

① 郝幼权：《“新京”诗人眼见耳食录》，载长春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

② 见果勒敏《可园诗抄》“题词”，清光绪年间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③ 三多：《可园诗抄》卷五，清光绪年间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④ 三多：《粉云庵词》“自注”。

⑤ 三多：《粉云庵词》“自注”。

⑥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然纸上。

三多一直以武将自居,希望自己可以建功立业,而这就同辛弃疾有了心性相通之处。从蒙古失意归来后,三多作《买陂塘·题稼轩词集》,这是三多词集中明确表明自己习读辛弃疾词的作品,因而与辛词风格最为贴近:

拥旌旗,大江南渡,笔锋都带豪气。风流算得真儒将,韩岳怎生能比。呼近侍,且学取,钱田按谱歌帘里。还劳粉指把红豆轻拈,碧阑低拍,和击铁如意。黄金印,我亦当年肘系。弓刀遮护千骑。于今鹄在深山听,同感一般身世,须料理。何必买瓢泉,隐也如青兕,良辰胜几。恐寒食清明,匆匆过,却又是落花矣。

三多虽是题《稼轩集》,词中直接写明“同感一般身世”,亦是借由辛弃疾的生平而抒发自己的愁苦情怀。三多蒙古政治失败,革职听候查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词几乎是用辛弃疾词重新组合而成。首句“拥旌旗,大江南渡,笔锋都带豪气”化用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接下来称赞辛弃疾是“真儒将”,韩信、岳飞是不能和他比肩的。接着连续使用“轻拈红豆”、“把阑干拍遍”和“击铁如意”三个意象,描写了辛弃疾壮志难酬的抑郁愤恨之气,同时,这也是三多心理的自我抒写。下阕开头化用辛词《一枝花》“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将辛弃疾境遇与自己的心境联并到一起,在议论辛弃疾的同时,也是在描画自己。“于今鹄在深山听”出于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在这样的愁苦情绪中,三多如辛弃疾一样是归隐于山林间。结句用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①作结,暗示春光不在,年华老去,意境涵永深远。

前节已揭三多是化用前人词句的行家里手,此词几乎全为借用,但是意向圆融,风格统一,很好的表达了三多政治失意,虽有壮志但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内心愤懑之情。辛弃疾词本身喜爱用典,虽然词中广泛的用典隶事,但是仍然“语语有境界”,叶嘉莹分析说“他(辛弃疾)乃是‘自有境界’的缘故。只要作者之情谊深挚感受真切能够自有境界,而且学养丰厚才气博大可以融汇古人为我所用,足以化腐朽为神奇,给一切已经死去的词汇和事典都注入自己的感受和生命,如此则用典隶事不仅不会妨碍‘境界’之表达,而且会经由所用之事典而引发读者更多之联想,因而使所表达之境界也更为增广增强。”^②借这段话来分析三多词也是

^① 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文中所引辛弃疾词皆出此版本,下不另注。

^②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

非常恰当的,三多也是由于对辛弃疾的遭遇感同身受,性情流露,所以此词的境界风格都为之一振。

此后,三多作为清代遗民更不可能在新的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颓唐之心渐盛,只能通过修佛参禅来安稳自己的内心,在澄净空明的世界中化解内心的苦涩。晚年的辛弃疾的词风从豪情壮志转到悲凉颓放,同三多的境遇相合,所以三多词中不断套用辛弃疾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其《满江红·写怀》一词:

我欲归田。田未买,怎生归得?惟印上字镌斋馆,不啻阡陌。持节三为穷塞主,杖藜重作豪门客。且修仁、明月与清风,谈今夕。耕只有,龙钟笔。耨只有,螺丸墨。莫词将儿骂(稼轩骂儿词有:“咄豚奴,愁产业”句)。字烦妻迫(李东阳鬻字事)。富贵本来如露电。神仙难学思泉石。待何时,鞭鹿种梅,花居山泽。

首句“我欲归田”脱自辛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其实此处带有写实性,反用了“求田问舍”的典故。三多想归隐田园,但是并未购置田产,所以只能是在名号上做文章。三多晚期曾用“鹿樵”为号,表现自己的心志。“且修仁、明月与清风,谈今夕”用南朝梁政治家徐勉的典故,表现自己为官清廉,并未有余钱添置产业,改善家庭生活。紧接着下阕就谈到产业的问题,用辛弃疾与李东阳的故事,说明自己也同徐勉一样“遗子孙以清白”,并无余资。上下阕内容前后照应,语意连贯。结句表现出三多希望退避红尘,乐享山林的人生理想。

不敢说三多词完美地继承、表现了辛弃疾词的风格和境界,但是由于三多独特的个人生长背景和同辛弃疾相类的宦场经历,其模仿辛弃疾的作品仍是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性情,同时也为自己的词风增添了豪迈爽快的新特色。

三多对纳兰性德的崇拜和模仿

三多早年不管是在作品或者是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纳兰性德的崇慕,反而是其师友多赞他是纳兰性德之后继。谭献在光绪十九年为《粉云庵词》所作序言中言:“衰迟何幸,得见成容若承子久替人邪?”(《粉云庵词》“序”)冒广生亦评说:“饮水再世,世无间言。”(《粉云庵词》“序”)虽说这些评论有美化作品、褒扬作者的成分,但无疑会给三多带来重要的影响。综观他的词风终究和纳兰不同,之所以三多有如此的选择,首先是看中了纳兰性德的民族背景,其次是纳兰性德在汉族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三多《眼儿媚·次和成容若〈红姑娘〉》一词是集中首次出现的与纳兰性德直接相关的作

品,其时年三十七岁,是为归化城副都统任上。此后,三多开始痴迷纳兰性德,并广泛搜集纳兰性德存世物品,藏有纳兰生前所用的双凤砚,纳兰性德存世的唯一画像^①,并均题词留记。

《金缕曲·题新得禹尚吉画成容若小像即次其赠顾梁汾原韵》^②一词,是三多1926年所作的题画词,并命其妾玉并书于画下:

公子非重耳。却风流、又能文字,早登科第。歌哭似含亡国恨(容若本叶赫国主金台什之曾孙),至竟莫名底意。天恁肯、欲都从己。然诺等于金鼎重,染猩袍、恐是相思泪。看(平声)富贵若云水。丹青晤对难同醉。遇良辰、瓶花盏酒,寿如生忌。我亦纳兰弓箭手,错认前身不已。得再作、词人无悔。亲把沉檀熏宝鸭,当香山、供奉瑶轩里(张功甫有景白轩供香山像)。磨凤砚(余有容若双凤砚),自家记。

词的上阕主要是总结纳兰性德的一生功绩,不仅风流蕴藉,而且文武双全;为人重诺守信,淡泊名利。首句三多原写“公子今重耳”,而在集中则改为“公子非重耳”。首句马上让人会想起重耳这个历史人物,但是由于此词乃是步纳兰《金缕曲·赠梁汾》韵,其首句为“德也狂生耳”,所以三多在词中应当不是用典。一个“今”、“非”可以看出三多的想法,“今重”是想说三多生活的时期纳兰性德在当时是名重一时。上阕主要是回忆纳兰的功绩,所以三多考虑到词义整体的统一,所以改为“非重”,是说在纳兰生活的时代,其并不声名显赫。而后夸赞纳兰性德是真正风流才子。题画中此句为“忒风流、璧台珠殿,早登科第”显然不如改动后的词义雅驯。“歌哭似含亡国恨,至竟莫名底意”是形容纳兰词中有着浓厚的末世情怀。之后引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然诺重,君须记”之语,指纳兰性德对待友情的忠厚品格。最后说纳兰性德虽出身豪门,但是视富贵如云水。下阕首句,原本为“鸳鸯小社同吟醉”,这里用纳兰性德本事,但前后语意不连贯,三多在下阕中主要是写自己对于纳兰性德的崇慕之情,所以三多改为“丹青晤对难同醉”,将纳兰词中“共君此夜须同醉”化用其间,表达出的不仅是思念,更是古今心意相通但不能对秉烛对饮的遗憾。其后三多写“我亦纳兰弓箭手,错认前身不已”说明三多是自己当成纳兰性德的转世,所以说“得再作、词人无悔”。最后是说自己将纳兰性德

①《清词玉屑》中记:“三六桥早岁与樊山分赋红绿梅,有红梅布政、绿梅都护之目。比居京师,僦宅城东板桥胡同,为满洲文某旧邸。厅事前,古杏一株,大将合抱,花时灿如绛血。每招客共赏。夏闰庵赋《燕归梁·双凤砚斋杏花》……双凤者,纳兰容若旧物,为六桥所得,因以名斋。六桥又别藏容若画像,尝语余云:‘此二物,虽贫不鬻,异日有为刊集者,当举此为酬。’嗣闻旅食不继,已质砚於人,恐无望璧返矣。”郭则沅:《清词玉屑》卷一二,载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890页。今故宫博物院藏纳兰性德画像即为三多旧藏。

②三多在词集中收录此词时稍有改动,文中所引为《粉云庵词》所录版本。

的画像供奉于家中,晨昏相对,显示出三多对于纳兰性德的崇敬。

从这首词即可看出,三多在意的是自己成为纳兰性德人生的一个延续,而并不是说他的词风与纳兰性德有密切关系。在距离此词不久前,三多《朝中措·自题小影》中写“天亦忒无公道,硬差我作诗人”,而这里则说“得再作、词人无悔”,两相比较就会看到三多性格中的矛盾性。三多家本世代武将,他从少年时期就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延续家族荣耀,同时实现自我价值。结果他终是一介儒生,并不能驰骋疆场,所以悲叹命运的捉弄。但在这首词中,他主观认为自己是纳兰性德的继承人,由于纳兰的盛名,他发现借由文字他也可以实现自己树碑立传的人生理想,所以才有了自己并不悔恨成为词人一说。

在《风流子·同社约用此调咏余所藏成容若双凤砚》中云:“漳妃驾彩翼,辞丹穴、又伴纳兰人(余祖籍纳兰部落)”,三多直接将自己祖籍归入纳兰部落,等于认纳兰氏为祖。三多与纳兰家本毫无瓜葛,《满族宗谱研究》记载:“胜清乾隆朝相国明珠本叶赫纳拉氏,而其子成德则名为纳兰,改那拉为纳兰,音同字不同,此又一例也。吾友三多将军自称系叶赫那拉氏,杭州驻防,联为同宗,而其旗则蒙古镶黄,是又同宗不同旗之一例也。”^①可见三多是由于倾慕于这位满族词人,而攀附于其下,联为同宗。当时三多还邀请好友集诗社题咏此砚,成为当时一段文坛佳话。此词题咏双凤砚,但字里行间都是三多自己的身影,他已经把自己当做了双凤砚的主人,并且用它来续写前世的文字因缘了。

从这两首词可以看出,三多先是把纳兰性德作为自己超越时空的知己,而后把自己当作现世的化身。究其原因无非是他们两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相似生活经历,加之当时文人的推波助澜,最终使三多从意识上自觉地将自己与纳兰性德联系到了一起。

三多词风和纳兰性德并不相同。纳兰词以“哀感顽艳”著称,且有“真切自然之气”,而三多词则香艳妩媚。如三多在其爱妾玉并卒后,作《玉连环影·效饮水词》:

烦恼忒比春难了。糝径残花,红煞无人扫。只围屏,不闻笙。行遍画阑千曲独寻鹦。

将其与纳兰性德的《玉连环影》(其一)^②作比:

何处几叶萧萧雨?湿尽檐花,花底人无语。掩屏山,玉炉寒。谁见两眉愁聚倚阑干。

^① 李林:《满族宗谱研究》,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336页。

^② 纳兰性德撰、张秉戍笺注《纳兰词笺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可明显发现三多与纳兰之词风的不同。二词内容相近,结构相同。三多在描写春去之时,用语造境均显俗白,明显有“曲化”的特点,反观纳兰词,愁绪如同水墨晕染满纸,含蓄蕴藉。在表现愁绪上,纳兰词情景交融,通过主人公的神情将意蕴点明和深化。三多化用唐窦巩《少妇词》“昨来谁是伴,鹦鹉在帘栊”诗意,虽然亦是愁绪满纸,总觉少了一份真切情肠。所以郝幼权评三多:“乾隆以降满族能诗、词者甚多,皆无出其右(此处指纳兰性德)。如伪满之三多六桥,亦少数民族诗词之佼佼者”,其词“典丽妩媚,与纳兰迥然不同”^①。当时谭献、冒广生等人将三多比之于纳兰性德很大原因并不是由于二人词风的接近,而更多倾向于三多的少数民族背景。相较于谭、冒等人的评价,郑逸梅的评价更为直接:“饮水侧帽之词,出于黑水白山间之纳兰容若手笔,惊才绝艳,传诵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桥,为韦韞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颂之声,篇什流播,足与纳兰后先辉映,虽不谓之佳话,不可得已。”^②

结 语

三多词作体现出娴熟的技巧性,这和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他生长的杭州旗营文化氛围浓厚,三多从小就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后从名师王廷鼎、大儒俞樾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江南文化、杭城风物对三多性格的养成,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此问题,也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三多先从“浙西”词派入手,后出入于“常州”词派,自己又广泛吸收南宋众词家之长,虽然词作偶有儂薄之语,但可以在婉媚浅白的词句中蕴含比兴寄托之意,形成自我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在他的词作中,可以出现类如苏辛声气的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另外,他对纳兰性德的钦慕与学习,也成就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同时,三多作为晚清民初的政治人物,其诗词创作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力,他的作品经常见诸报端,也受到当世文学家的肯定。尤其是他身出名门又喜好交游,有自己的文学圈。通过对三多词的研究,也可以窥探晚清民初的文人生态,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文学活动。

(李桔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郝幼权:《“新京”诗人眼见耳食录》,载长春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

② 郑逸梅:《梅阁谈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